

城市·秘密·陌生人

佩泰尔·盖尔盖伊[匈牙利] 胡佩华(译)

城市是这世上最神奇的物体——人类文明的巅峰。就像本着想象创作出的小说那样，城市是人类心灵最美丽的产物。

我是个城市的拥戴者。我惊奇于古罗马，雅典、亚历山大港抑或是特洛伊那样的昔日之城，我也赞叹似柏林、维也纳、巴黎、北京、上海这样的今日之都，同时还有许多传说中的城市：神奇的亚特兰蒂斯，难以置信的愚人村以及充满着文学和艺术气息的幻想之城。在这些传说之城我尤其喜欢维涅塔，它位于亚特兰蒂斯北部，沉没在波罗的海海底深处。在神话故事里，因为性感及衰读神明的生活方式，维涅塔人受到洪水的惩罚，整个城市也被沉入海底。也正因此，这里的人们可能永远不会衰老或死亡，整个城市也永不会再受到破坏，从而获得最后的安宁。只有局外的凡人才能打破这个魔咒。人类或许可以在它重新浮出水面再又沉入海底的那个小时里拯救这座城市。在科幻小说中出现的城市，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创作出的冒险故事已远超今昔所有的城市。在这些

科幻之城里，我们发现并感受到的是弥漫于当今都市里的焦虑，通过他们叙述了我们的梦魇和希望。

城市还有许多有待我们书写的东西，那种纯粹的可能性或是保证，保证有一个神奇、引人入胜的故事发生。那些已完成、具有完美形态的城市是已被书写的小说。街道、房屋、门窗和房前的树木都有可能成为句子，他们就是未写完的句子，是故事的开头。旅行者的想象力完整了这些开头，续写了后半段句子，完成了故事开放的可能性。每个城市都在等待那个能揭示其秘密，探索其隐秘真相的写作者。一座小小的花园，独立矗立着的银行，一扇紧闭的窗户——其自身的故事只有通过作家的联想才能被告知天下。

城市是想象的载体。它生成并创造了神话、故事、梦想、梦魇和赞歌。与他人的亲近以及每天与数百、数千人的相遇都激发了无穷的想象。和其他地方一样，城市中的快乐与恐惧，焦虑与狂喜，痛苦和幸福交织在一起。孕育在都市里的故事也混杂着不同的情感。犯罪和奉献，仇恨和相

爱，酩酊和清醒密切相连；这些对抗的改变导致了城市想象力的多样性。

就像一本好书令读者爱不释手那样，城市也有溪流及自身的流向——旅行者穿行游走在大街小巷，就像读者用意识和想象力追随语句和人物。一间间房屋，一棵棵大树，一个个花园，一扇扇门窗，人们漫步在街头，就像句子中的词语，构成了文本的主体。城市的喧闹赋予街道和房屋这些句子独特的风格。来自川流不息交通的喧闹、来自工业隆隆的声响，说活声，哭泣声，低语声，祈祷声都带给文本特别的含义。我闭上双眼，听到了来自柏林的声音：温和、知性、蕴藏的张力和隐秘的激情；听到了巴黎松散、自私、嘲弄和玩世不恭的声音；听到了布达佩斯，来自家乡绝望、坚韧、既神秘又本能的的声音。每个城市，就像一部小说和一首诗歌，有着其自身的风格和个性。

城市中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每分钟你都能看到新的面孔，遇到不相识的人，你对他们一无所知，不了解其过去、隐秘的思想，目的，计划及意图。这样的处

境和作为读者的体验无比相似：我们追随一部优秀小说中的主人公，和他一起与一个个带着不为人知的目的和隐秘过去的新人物相遇。就像漂泊在海上的奥德修斯，我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漂流到哪座岛屿，又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对于不相识的人来说，我们亦是陌生人：我们的过去及目的对他们秘密，反之亦然。在我们的故事里，我们的小说里，一群外国人成为我们这个故事、我们这部小说的读者；而相对这群外国人来说：我们是临时过客，我们是他们阅读的这篇都市小说中的人物。这种相对又互惠的关系是我们彼此保存尊严的条件，我们各自拥有自己秘密的权利。

这是戏剧的最终神：命运、巧合和机会。见面、交流、爱、恨，我们间的任何行为，外国人是我们这个故事的核。爱上了一位异国同胞，就像娜乌西卡和奥德修斯，在波吕斐摩斯山洞中被捕或回到我们相爱之人的家。最令人兴奋的故事是有关外国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坠入了爱河。因为对世界来说城市就是隐喻：我们来到这世上就像一个外国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试着在此安家，避免一切危险，寻找爱和温暖。就像这大千世界，城市是犯罪和受虐，嘲讽和灵性，愤怒和宽恕的场所；寺庙挨着监狱，学校挨着医院，僧侣和警察，罪犯和艺术家，走私者和考古学家生活在一起，虽一同行走在街头，但彼此陌生。他们保护着生活隐私，并随时等待时机，结识对方。在这样的偶遇后，开始他们的奥德修斯故事。

与噪音的战争

迪米特罗斯·索塔克斯[希腊] 赵一诺(译)

当清晨的阳光一寸寸照亮高楼和人们的脸庞，你开始意识到整座城市都被一种低低的嗡嗡声淹没，这种尖锐的声音穿透耳膜，穿过整个身体。通常这些噪音并不十分刺耳，带着几分率真，几分轻松，于是没人会怀疑它们记录下了我们大部分的生活。

然而，当我们逐渐明白了自己已被这样的声波搅乱了生活时，又慢慢怀着希冀生出一个想法来自我安慰：这些噪音很通透，人们可以依靠感官来想象和感知。噪音淹没了我们的存在，在身体里扎了根，测定内心的脉动，在身体里扎了根，测定内心的脉动，生命存在的速度。这种声音和地域无关，它们自然而然，独立地凌驾于任何标注于地图上的各种地形条件和复杂地貌。它们就存在于我们思想的深处，在我们的肠道中，呼吸中，即使无人唤醒，它们依然存在。这座城市努力想消除这些声音，千方百计扭曲这些声音的重要性，削弱它们的意义，最终将它们埋藏在城市厚重的声音面纱下——比如都市的哭泣声，又如机械的说话声，这些声音中包含了人类社会衰落。但是我们最终听见了什么？我们从这座巨大的声音工厂里又真正听见多少呢？城市的喧嚣和尖叫，无一不暗示着它最强烈的欲望就是将我们困于都市噪音的多疑碎片中。我们应该找到一种超声波，能让我们聆听到那些植根于地球和星体、空气和伤痕累累的大地，在可见的土壤层下挖掘出一份和谐，一种声之宁静，能将从我们伪装作哑中带回出来。

那么噪音在文学中又占据了怎样的位置呢？用声音装饰而成的故事是读者会真正关注的吗？读者们会喜欢充满声音的故事，会乐于见到保守的叙事方式被日常声音所取代吗？我不确定。

当作家想要创作一个平常世界里的英雄人物故事时，各式各样的声音必然会被加入其中。然而当故事发生在一个奇异的、矛盾的环境中时，故事中的声音也会变得扭曲和古怪，不再是都市中的汽车喇叭声和工厂的喧叫声。事实上，尽管我们很讨厌这些

都市噪音，却无法拒绝它们。城市的噪音和资本生活的躁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声音——就算我们不想听到它们——依然活跃于我们的记忆、血液和一呼一吸中。我们无力逃离，于是为求宽心只能曲解它们，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它们。

如果将城市的喧嚣从生活中剥离出去，那将迎来多么可怕的寂静啊，人们将在寂寂无声和漠不关心中煎熬，不得不为自己的感官在一种灾难性的沉寂中寻找一条出路。所以即便是噪音也是上天的恩赐。不管它们是否分散了我们思考的纯度，玷污了我们世界的观感，它们的存在确保了我们能安全地走出声音的迷宫，解锁生命的密码。

任何事物都与声音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死亡，声音时常出现发挥作用，唤醒记忆和感觉。我们有多想摆脱这些恼人的城市噪音，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就有多不可分割。在我们的生活中，尖锐的噪音像警报器一样使人极度不安，它们奋力使我们远离那些险些被忘记的自然的声音，比如一只鸟的啼叫和树叶的沙声，比如风拂过的声音。这个不同的迷宫是我们所处的声音环境中的基础，是一块画布，在这块画布上我们被要求从都市噪音中创作、净化和解释出自然的声音，这是一个复杂而快乐的过程，是一个声音天地的诞生，是自然界和人为声音的混合物。这场区分声音的战役已然打响，一大片富饶的声场在我们眼前铺开，我们迈出实验性的步伐。每一步都是胜利，每一步都是惊奇，我们希望确保没有什么会越过我们的声音领地。我们是战士，我们的目标是能从很远的地方听到巨大的寂静声，尽管这条路还很长，但我们每走一步，都更接近于无限，接近那些我们从没听过的声音。我们的心狂野地跳动着，噪音在身体里筑巢，所有的震动都被内脏吸收。于是我们深吸一口气，坐在泥地上休息。这场战役，永远不会终止。

夜色漆黑

特里蒂娜·比利艾耶娃[乌克兰] 马琳琳(译)

我有必要对这个物种作进一步了解。尽管我对其一无所知，但它们仍足以摧毁我。直到我对它们有进一步的了解，也许我会知道如何教人类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科林·威尔逊《思想寄生虫》

昨日的暴风将椴树的花打落到路面上；如果那些干枯的花簇没有能够散发出细微的香气，它们可能已被采集去作装点烟花的亮片。夏的夜，空气中散发着与十年前大学校园跟前一样的微妙熏香。夏天是整个生命周期中最长的季节，至少在你年轻时总感觉仿佛如此。望着树冠和树叶，感觉好像整个时代就这样掠过了枝叶间，对应不上它们真实的时间跨度。透过枝叶间隙观察月亮的表面，你很清楚，一百年前月表的景象跟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可这些树却是不同光景了。

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注意到这点不同，因为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天空笼罩树影的景象大致没什么差异。只有老人们会抱怨说，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椴树花的味道要更浓郁，整个城市笼罩在丁香的香气里，而今几乎闻不到这种香味了。

然而，水坑下的沥青和路的另一边无尽的商店橱窗的倒影——所有这些都由自主地混合在一起，与脸上一闪而过的映像一道将你带回旧时光景，提醒你生命的短暂。突然，你注意到一个塑料袋，缠绕在树枝上，被树叶遮挡住——从冬天开始，它就被绑架掠在此，还有某个人吃过的冰淇淋包装袋。人们可能会不经意地想：也许应该砍掉城里的所有树木来摆脱这些垃圾袋，这样它们就不会卡在任何地方了！

今年夏天变得异常混乱，嘈杂，不像以前任何一个夏天。此时已经悄然入夏，窗外的树枝也已经过了花期而变绿了，尽管当前电视节目、新闻用满是可怕的难以理解的字眼来形容这个地方。现实让人感到不真实。将目光从天空转移到地上，将视线从被六月的高温蒸干的树冠和树叶转到下方，你也许才会意识到，大自然的平和止于绿叶间，当你看向地平线时，便是正在逝去的映衬下变得越发明显的红色斑斑。血红色的斑斑似乎又斑斑成更小的渍点，就像蜷缩在一起的微型甲虫。然后是在正在下降的喷气式飞机发出的隆隆声，随后是扬起的灰尘柱，以及高楼之间的炸开的新洞。高楼排成一长排，有着相同的墙壁，因此常被当地人称作“长城”。过了一会儿，直升机桨叶的拍打声从头顶上传来——疏散伤员，在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则传来炮弹的起伏声……



译文·『上海写作计划』(中)

没有自己的自画像
(布面油画)
洪基杰

十九世纪的淘金者们

米兰迪·里沃[澳大利亚] 赵一诺(译)

最近我正在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北部，一对中国兄弟背井离乡远赴梅敦淘金，以求衣锦还乡回到广东好一改穷苦命运。

六月我和我的先生来到梅敦进一步取材，我们的第一站是库克敦，19世纪70年代，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就是在这个港口靠岸登陆。库克敦是一座秀丽的小镇，但现今规模已经比不上它的鼎盛时期了。宽阔的海滨大道俯瞰着碧蓝的海水，对面卧着巍峨层峦，连那无尽的碧绿色似要溢上海平面，仿佛一只沉睡的绿色野兽。走在铺满沙砾的河岸上，翠嫩的野草就在我脚边拂过、低语，上面还挂着新鲜的露水。我立在海滨线上，不禁幻想着这里是否就是两百多年前无数来此淘金的中国人第一次踏上澳洲大陆的地方。

幻想着他们是否紧紧抓着带刺的荆棘林来站稳脚跟，是否在伞树下搭起棚屋，看着太阳光线逐渐为宽大的莱卡特叶子镀上一层金色。我先手指给我一棵挂满坚果的树——他称这树为沙滩杏仁(安达曼榄仁木)。我很好奇有没有人会把它敲开吃掉，或是藏在口袋里慢慢享用，又或者，在这之前，早就有数不清的手来摘过杏仁，现在留下的，已经是棵光秃秃的树了。

据记载，19世纪有多达一万九千名中国人在帕默河沿岸淘金。为了探寻那些曾经埋有金矿的沟壑和河道，我们特意租了一辆车，好免受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淘金者的步

行几百英里历时三个月穿越一条沟壑的辛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驶离了沥青马路和手机信号覆盖区，改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一路注视着遥远的山脉，层层青山投下不同深浅的影子。一只楔尾鹰正像风筝一样逐风飞翔，三只只翼的黑色风头鸮正聚在一株红木上密切细语，一只野鸡从灌木丛中窜出，它的羽毛虽不像中国画卷上画的那样五彩斑斓，却有着色泽丰富的、大地的颜色。砾质的土地呈现出肥沃的红色，有些地方经灌木火灾露出焦黑色。如稻草般干枯的野草泛着火焰般的黄色，耳边的高度处摇曳着。我们穿过一片片的铁树林，将那些发黑的树干和树干上鳄鱼皮似的纹理一起甩在身后。参天的橡胶树和茶树正掠过窗外。

终于，我们来到了梅敦。这座小镇在19世纪70年代容纳了许许多多的旅馆，商铺和屠户，甚至还有一家柠檬汽水厂。想必在小镇最熙攘的时期，街上必定是尘土齐飞、人畜混杂，马路上充斥着马车、狗、鸡……如今，这个小镇唯一从旧时繁荣中保留下来的，就是主干道旁的鹅卵石小路，主厨烤箱里的食物屑渣，和邮局里的箱子。莱斯利大街的两旁都立着纪念碑，纪念那些曾建在这里的商人们。眼前的一排房产分别属于 James Ah Fun, Chew Lee, King Yeeh 和 Chin Poo。几千公里外就是中国人的公墓，公墓用栅栏隔开，下临一方陡峭嶙峋

的峡谷。那些没能落叶归根的中国旅人们，就长眠于这层层叠叠的岩石下。

下午我们在帕默河的沙滩上扎好了帐篷。我看见赭红色的夕阳浸润了暮色下波光闪烁的水面，倒映出层木和无花果树的身影。我的思绪不禁飘到一百四十五年前的帕默河，幻想着这片河床上是否也曾居住过几百名中国人，他们勤勤恳恳淘金，在此耕种、运货、施药、饮食。而现在唯一陪着我们的就是些鸟儿了，胸脯翠绿的鸮在呀呀学舌，两只鬼影般的布克猫头鹰借着我们的灯光正捕食昆虫，耳边是乌鸦的啼叫和太阳鸟扇动翅膀的呼呼声。唯一称得上响亮的就是一群灰色使徒鸟在树枝上的唧唧声，震落无数树叶如花般洒向地面。小昆虫们前赴后继地冲向我们的手电筒，一只蟋蟀慢慢爬过我的盘子，像微风一注水流涌入灌木丛，孤单的公牛在远处吼叫。那些遥远的声音啊，衬得这夜更深更静了，和我即将在上海遇见的众声喧哗怕是有天壤之别。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雅典,雅典

艾瑞·索蒂珀罗[希腊] 袁秋婷(译)

这座城市将跟随你。你将漫步在同样的街道，你将在同样的邻里间老去。

——C.P.卡瓦菲斯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厌恶极了白天的雅典。我无法忍受这座不断扩张的城市的混乱和喧嚣。希腊一半的人口，都拥挤在雅典的街道上，多么愚蠢。除非不得不出门，我多半时间待在家里，门窗紧闭。不得不出门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动物，求着被出租车载走，约会频频迟到。这座城市是一道墙，载满了文字和历史：每天清晨，西西弗斯的劳作总会重新开始。有些日子里，一个现象多次发生，仿佛在印证世界的荒诞性。譬如，有那么几天，我总是遇见身上有胎记的人，或者是碰到牧师。于是，一种不安在我心间蔓延——我总感觉，冥冥之中，在我不知何时，有阴谋在发生。当夜幕降临，一切又变了。我的心情从抑郁变成狂欢。车流缓缓涌向城市周边，居民从楼里走出，涌上街头；街上，陌生人的眼睛闪烁着期待，似乎在召唤我。

当然，也有一些早晨，我偶然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我在迷宫般的狭窄小巷里穿行，爬了几层台阶之后，突然发现一小块地，种满了常春藤和金莲花——如一座遗址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岛屿。我在普拉卡，在 Kydathion 街交叉口，我向来自喜走一段弯路，走到 Adrian 街，再走到底，就到了蒙纳斯提拉奇广场的正中央。天气反常地热，已是深秋时分，空气中却有着春天的气息。我走得很慢。窄巷的石板路伸直了，又绕着一栋瓦顶矮屋，蜿蜒而去。潮湿泥土和煎熏木混合的气味在空中飘荡。一簇簇生长茂盛的罗勒盆栽，也散发出独特的香气。我的身后，一座小教堂门敞开着，门口亮着一盏光秃秃的灯泡。断了的电线和一只黄眼睛的猫。当我顺着 Mniskleous 街，快要爬至古罗马集市时，空气中的气味，令我迷醉。我的灵魂尝到了另一重身份的滋味：是我，也是另一个全然陌生的我。我无忧无虑，和游客一样怀揣着好奇，准备去重新发现已经熟知的事物。

我曾有机会观赏旧照片和雅典雕刻。那些雕刻上，有造型精巧的小驴子，和肩扛水壶的年轻姑娘。有时，我对这种过去的理想岁月充满怀念。

1960年代，城市的样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到一个世纪以前，除去历史中心区，到处是一派乡村风光，如同一区田园诗，铺展在延绵和缓的山丘之间。

我不是雅典本地人，但这对我没有丝毫影响。更何况，大多数雅典人都来自别的地方。近年来，国内移民潮之后，又有大批外国移民和难民涌入雅典。多亏他们，雅典的面貌发生了改变：从文化单一、沉闷乏味的小希腊，变成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城市。

在孩提时代，我眼中的雅典就像永恒的礼拜天。这大概是我们总在学校放假期间来雅典度假的缘故。我还记得第一次参观帕特农神庙的情形，记得在战神广场买的芝士派，Minion 百货公司闪亮的橱窗，和 Cineac 电影院早间场播放的动画片。

我第一次提笔写作，也是在雅典，在我亲爱的妈妈的小公寓里。那时我才八九岁，到她家过圣诞节。或许，是在她那狭小的公寓里待得无聊了，我开始自娱自乐地写起了犯罪小说，惊悚刺激的那种，题目是《楼梯上的五人》。我不记得小说有没有写完，当初的手稿后来也丢了。我只记得自己在写作时，感受到了一种美妙的充实与宁静。如今，我在雅典的街头漫步时，也常常会有这种珍贵的感觉。

在雅典的人海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命运棋盘上的一粒棋子。一次偶然的邂逅，或许会开启一段爱情；在每一处街角，暗藏着的机会，带来的可能是幸福，也可能是灾难。这座城市就像拉奥孔的雕像，各种感觉剧烈地缠绕扭结在一起，如同情感的垃圾场，欲望的污水池。雅典自带一种大难将至的末世感，尤能打动人心。最普通的场景，最平凡的事物——雨幕中，阿迪库斯音乐厅模糊的轮廓；独自一人走在 Psiri 区空荡荡的街道上时，从一间空屋传出的经久不息的电话铃声；甚至夜晚，奥莫尼亚广场附近，被残酷地暴露于灯光之下的廉价旅馆——这一切都在瞬间散发发出一种讯息，获得了一层深意。多年以前，在我刚开始创作时，我的内心宁静、平和；一个人在虚空中静静地写字，这画面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今天，我坐在众声喧哗的闹市之中写，心中同样平静祥和、波澜不惊，因为通过写作，可以重获和谐。通过文字，我们打破了混沌，创造了世界。